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莒县人民政府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莒县人民政府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莒县人民政府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25-8385-0

I . ①青… II . ①山… ②北… ③莒… III .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山东—商周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 ①K876.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6104 号

责任编辑: 吴长青、张亚莉

装帧设计: 黄琛

技术编辑: 富强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莒县人民政府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1.75 插页 5 字数 585,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978-7-5325-8385-0

K · 2304 定价: 1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编辑委员会

主任：郑同修 李伯谦 孟青

副主任：刘延常 刘绪 卢兆梅 李小雪 刘维勋

委员：徐倩倩 孙启和 王海涛 王国新 刘云涛

王健 何绪军

主编：刘延常

副主编：徐倩倩 王海涛 刘云涛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序

李伯谦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厚厚的书稿是“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稿,这次讨论会是2015年12月9日在莒县召开的,我有幸作为主办方之一——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人员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会主要策划者又是这部书稿的整理者刘延常先生嘱我写序,责任在身,也就只好俯首听命了。

在我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级行政区划中,古国数量最多的,我说的是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古国,恐怕非山东省莫属了。据不完全统计,见于文献的两周古国约60个,加上夏商时期的,保守估计,总数可能会达80多个。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古国是由古族发展来的,见于商周铜器上的族氏铭文或曰族徽,即古族的标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族氏繁衍分化、族际战争、族氏联合等原因,有的淘汰了,有的发展壮大形成了后来的国家。如果同意我的说法,那么国家就可以被看成社会在某个发展阶段上的“细胞”,它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的。研究这些“国家”,就是研究社会,就是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因为这些古国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而三代恰恰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无论这些青铜器属于哪个门类、什么形制、什么花纹、有没有铸造或刻上去的文字,它都是古代遗留下来、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的,研究山东出土或与山东有关的青铜器,自然是研究山东古国的一条途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而这也正是当初我们酝酿以“青铜器与山东古国”为题召开研讨会的目的。

令人高兴的是,研讨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据会议秘书处统计,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山东、河南、陕西、江苏、山西等省市文博单位和北大、山大、吉大、辽大、安大、山东师大等高校和社科院考古所、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博、上博的100多位代表,60多位发言或提交了论文。

从论文的内容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古国展开讨论的,涉及莒、费、郯、邾、小

邾、鄅、薛、莱、纪、杞、己、铸、逢、缯、鄅、蓼、徐、齐、鲁、滕、吴、越等 20 多个古国,虽然较见于文献者还少很多,但这都是有铜器可以为证的,从而说明会议开得很成功,在青铜器与古国的研究上有了明显的进展。

由于会议是在莒县召开,研究莒国历史文化的论文就比较多,苏兆庆、刘云涛、刘延常、郝导华、郎剑峰、马俊才诸位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做了研究。苏兆庆是莒县博物馆老馆长,长期从事当地文物博物馆业务工作,对莒国历史文化和了如指掌,他和刘延常从纵向梳理了莒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使大家对莒文化自身的发展及其与齐、鲁文化的关系有了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俊才则从青铜器切入,细致勾画了莒国青铜器发展演变的轨迹、分期和特点。纪王崮大墓是近几年来的重大发现,又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多位先生围绕该墓的国别、葬俗、葬制、随葬器物及其反映的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做了研究。青铜器的新发现是会上关注的焦点,刘延常大会主题发言中梳理了山东地区夏代、商周至汉代新出土青铜器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许多新资料。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的梳理,使大家对山东境内从早到晚商代铜器出土地的分布有了鸟瞰式的了解,为探讨商时古国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其中济南市的“索”氏铜器和刘家庄商代墓地的发现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进入西周,除了当地原有的古国,新分封来的齐、鲁、滕等国的铜器有了新的发现,周代铜器成为本次会议的重点。朱凤瀚教授公布了在香港所见的 3 件鲁国早期铜器,掀起了曲阜鲁国故城是伯禽始封抑或“炀公徙鲁”的再讨论;张光明、魏成敏围绕齐国早期铜器分别发言,他们提到的高青狄城的发掘、临淄河崖头铜器墓及齐故城大城东北部东古城出土的西周车马器,为临淄齐故城营建时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方辉教授则以《鲁北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及其历史背景》为题集中讨论了其分布区域与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传世青铜器对古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博物馆是收藏传世铜器的重镇,周亚将其进行了系统整理,涉及鲁、邾、纪、杞、铸、滕、邾、鄅、己、小邾等 37 个国家,弥足珍贵;孙敬明系统梳理了莱、鄅、邾、鲁、齐等国的铭文,在考证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国与国关系。此外,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山东古国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梁中合《从前掌大墓地出土青铜器看方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孙庆伟《“夷夏东西”的新认识》、唐锦琼等《胶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之一)》、丁燕杰和燕生东《从出土青铜器看滕国、薛国分封》、路国权《峄城徐楼 2009M1、M2 铜器群的年代和意义》等论文,以及王青对新泰周家庄东周墓葬的介绍、井中伟对枣庄徐楼嵌红铜铜器的研究、钱益汇对徐国及山东古国铜器的分析、苏荣誉对徐楼铜器铸造技术和产地的分析、丁忠明对新泰周家庄铜器工艺技术的分析等研究,都对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同区域的文化是互通的,南京博物院张勤关于江苏省青铜器的研究、辽宁大学华玉冰关于辽东半岛春秋战国青铜文化的研究、徐良高提交的《西周时期侯、伯性质与大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考古学观察》、谢尧亭关于邿伯墓地和M2158出土鲁侯鼎的介绍等,对于山东古国有关问题的研究均有很多启发。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此次会议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会议总结阶段,两个小组召集人王占奎、雷兴山在自己的汇报中,刘绪教授在大会总结中,除对会议讨论做了很好的概括,还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我完全同意。他们提出的忠恳的意见在会议文集中有所反映,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也想提出两点供朋友们参考:一是牢记研究青铜器与山东古国是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牢记研究必须从具体问题出发。你们已经成立了山东青铜文化研究会,希望能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按部就班扎实推进。再过若干年,再开这样的研讨会,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是为序。

目 录

“夷夏东西”的新认识	孙庆伟	1
商代青铜器镂孔圈足之管见	李 琴	25
商末周初青铜器的比较与时代特征	岳连建	33
西周时期侯、伯性质与大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考古学观察	徐良高	42
宝鸡贾家崖遗址两周陶器分期研究	种建荣 张天宇 陈 钢 雷兴山	55
论春秋时期平盖铜鼎的起源与承传	李 宏	82
浅谈青铜鉶	徐倩倩	94
济南刘家庄遗址商代青铜器墓葬浅析——兼谈商代晚期在济南地区的经略	郭俊峰 房 振	108
山东莱芜嬴城遗址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	李翠霞	120
鲁北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及其历史背景	方 辉	124
胶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之一)——以“归城铜器群”为核心	唐锦琼 王晓妮	130
馆藏铭文青铜器与己国相关问题初探	闫 勇 仲 雨	140
临淄齐故城出土商周青铜器与相关问题探索	魏成敏 贾 健	147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的几个问题初识	王 青	156
洹子孟姜壶与陈喜壶的相关问题	陈小三	168
鲁国青铜器与周初鲁都城	朱凤瀚	177
小议鲁侯尊的定名	周 亚	188

邿器所见早期鲁国史	赵燕姣	191
浅析鲁故城西周遗存	韩 辉 张海萍	200
邿国都城考	郅同林 宫衍军 郭 立	214
从考古材料看淳于地望	魏 国 马天成	222
莒文化新发现及相关认识与思考	刘延常 张文存 张子晓	229
沂水纪王崮施工出土的青铜汤鼎和取暖器	任相宏	260
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出土青铜器及有关问题试析	郝导华 吕 凯	268
山东安丘东古庙青铜器考略	刘冠军	281
莒国出土异地商周金文通释绎论	孙敬明	285
莒文化青铜器浅议	马俊才	302
论山东莒县出土青铜器特点	刘维勋	309
司马南叔匱小议	张天恩	316
莒国——东夷之雄	苏兆庆 朱晓伟	320
从前掌大墓地出土青铜器看方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梁中合	327
前掌大商周墓地结构与族属辨析	李 楠	339
从出土青铜器看滕国、薛国分封	丁燕杰 燕生东	349
薛河流域的商周文化遗址	刘锡柱 张莺燕 李光雨	363
浅谈滕州商周方国与出土青铜器	张东峰 聂瑞安	372
枣庄徐楼出土铸镶红铜青铜器探论——兼及红铜铸纹饰青铜器的时代与产地问题	苏荣誉 王丽华	391
论枣庄徐楼春秋墓的几个问题	井中伟	420
峄城徐楼 2009M1、M2 铜器群的年代和意义	路国权	435
青铜器与江苏古国	张 劲	443
关于邳州九女墩三号墓出土的“汤鼎”	林 夏 林留根	465
安徽江淮地区周代青铜盨研究	叶舒然	469
试说“辽东青铜考古文化圈”	华玉冰 张依依	480
后记		493

“夷夏东西”的新认识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夷夏东西说》是傅斯年先生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一篇重要论著，该文从种族和地理出发，廓清了三代历史架构中的夷夏东西两系。^[1] 傅先生立论宏阔，气魄非凡，“夷夏东西说”堪称 20 世纪上半叶多元古史观的代表性观点，一经提出，响者云集，至今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2] 笔者近来梳理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夷夏东西说”偶有心得，因此整理成篇，以求正于学界。

一、泾渭分明还是犬牙交错—— 从夏代都邑看“夷夏东西”

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徐旭生先生 1959 年对夏墟的调查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3] 从方法上讲，徐先生此举可以视为“都邑法”的具体运用，即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空间内来寻找夏文化，不仅确定了豫西和晋南两个重点区域，而且聚焦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证明，考察夏代都邑是了解夏族活动空间的关键，是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行之有效的方法。

虽然历代文献关于夏代都邑的记载零散且分歧迭出，部分都邑的具体地望一时

[1]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 年。

[2] 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363—379 页。

[3]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难以决断,但通过梳理,依然可以看出夏代都邑变迁的大趋势。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夏代都邑试作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文化的变迁来认识“夷夏东西”的问题。^[1]

1. 禹都

关于禹都,文献中有阳翟、阳城和平阳三种不同的说法。

(1) 阳翟

禹都阳翟,主要见于以下数种文献:

①《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

夏禹国。

唐颜师古注引应劭《汉书音义》:

夏禹都也。

②《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南,角亢氐之分,寿星之次,于秦汉属颍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受禅都平阳。

③《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

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

④《水经·颍水注》:

颍水……经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

⑤《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阳翟县有是禹所封,为夏伯。

综合上述文献,阳翟应是禹受禅嗣位之前的居地。

(2) 阳城

禹都阳城主要见于以下数种文献:

①《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云:

[1] 关于夏代都邑系统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辛德勇先生所著的《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收入《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

②《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引《世本》：

夏禹都阳城。

③《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县下刘昭注引《汲冢书》：

禹都阳城。

④《孟子·万章上》：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⑤《史记·夏本纪》：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

综合上述文献，阳城原本是禹所避居之地，但从文意上看，禹应是在阳城即天子位的。

(3) 平阳

①《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

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②《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

(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③《水经·涑水注》：

安邑，禹都也。禹娶涂山氏女，思恋本国，筑台以望之。今城南门台基犹存。

关于禹都平阳说，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史记正义》和《帝王世纪》都提到的“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应该是对平阳地望的解释，而不是说禹先后都于平阳、安邑和晋阳，换言之，无论是《史记正义》还是《帝王世纪》均对平阳究竟是在安邑还是在晋阳持有疑虑。二是晋阳的地望问题，丁山指出，这里所说的晋阳实际上就是指平阳，也即今山西临汾，因为位于汾河的支流平水之阳，故称平阳，但魏晋间平水还被称作晋水，说明晋水、晋阳是古称，平水和平阳是后起的称呼。^[1]因此，

[1]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及民族文化》，《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页。

禹都平阳当无疑问,但平阳究竟是指安邑(今山西夏县),还是晋阳(临汾)还无法确定。

综合上述记载,可以对禹都作如下判断:阳翟应是禹及其族人的始居之地,阳城是禹避舜子商均的临时所居之地,而平阳则是禹受舜禅让即天子位后的都城。上述三地,与其说是禹先后所都,倒不如看作是夏族发展壮大的三个重要据点。对于这三地的具体所在,历代以来也是意见纷陈,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阳翟在今河南禹州,阳城在河南登封,平阳在山西夏县或临汾。

其实不惟禹都有多地,尧和舜也是如此。如尧即位之前为唐侯,其地在定州唐县;^[1]尧即位之后则都于平阳,在今晋南临汾。^[2]又如舜,本居河东虞地,也即今山西永济一带,^[3]但在“尧崩,三年之丧毕”之际,“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虽然具体地望不明,但一定在今河南境内了。^[4]然而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所以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很显然,舜即位的“中国”必然是指尧所都的平阳,也今山西临汾。这也就是说,尧、舜、禹原本各为部族首领,各有居地,但在尧都平阳之后,平阳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时人视为“中国”,具有了地理上的正统意义,以至舜和禹受禅之后,均要离开本部族的原居地,而以尧都为自己的都城,以此来显示

[1] 《史记·五帝本纪》载“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正义》:“《帝王纪》:‘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

[2] 《史记·五帝本纪》“帝尧者”下《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

[3]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纺下二女于妫汭”,《集解》引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正义》引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下《正义》称:“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此外,《孟子·离娄下》则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率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与此可以相互证明的是《史记·陈杞世家》所说的“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与《陈杞世家》所载胡公被封于陈可以相呼应,说明舜与东方确实有密切关系。据此似乎可以折衷“冀州”和“东夷”两说,即舜之部族本来活动在东方,最晚在尧时向西徙居到今永济一带,舜在平阳即天子位,但其子商均固守东方旧地,所以周初封胡公于陈。《吕氏春秋·贵因》和《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尸子》皆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有虞氏发展壮大过程中屡次迁徙的过程。

[4]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所以南河即山西、河南交界河段,“南河之南”在今河南境内无疑。

自身的正统地位。^[1]《左传》哀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曰：

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杜预注：

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

杜预这里所说的唐、虞和夏“同都冀州”，正是上述地理正统的具体表现。

2. 启都

《左传》昭公四年：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会，周武有盟津之誓……

所以确定启都的关键线索是钧台，《续汉书·郡国志二》颍川郡阳翟县下：

禹所都。有钧台。

梁刘昭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在县西。

此外，今本《竹书纪年》卷上也记载：

帝启，癸亥即帝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

如今本《纪年》不误，则阳翟也称夏邑。故《吴越春秋》卷四记：

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子也。”启遂即天子之位，治国于夏。

这里“治国于夏”的“夏”当是指夏邑，也即阳翟。根据上文对禹都的分析，阳翟是禹及其部族的始居之地，是夏族的大本营，故称“夏邑”。禹嗣舜位后虽都于平阳，但阳翟必然仍旧是夏族的根据地，启改禅让为世系，不再沿袭尧舜禹时的旧都，而立都于本族根据地，自在情理之中。

3. 太康都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云：

[1] 此点在历史时期表现更甚，可参看唐晓峰：《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6页。

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寻是夏人的同姓诸侯，关于斟寻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有两说，一说是“斟寻故城在今青州北海县是也”，另一说则称“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对于两说的矛盾，《正义》又引臣瓒云“斟寻在河南，后盖迁北海也”。

据此，太康都当在斟寻，即今河南巩义。如按《括地志》的说法，故寻城在“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实际上已经相当靠近偃师了。《史记·夏本纪》说“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1]因此所谓“太康居斟寻”，其实是太康失国之后的无奈之举。

至于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也有斟寻，应该是斟寻在后羿代夏之后东迁的结果，这种因某族迁徙而造成异地同名的现象在古代甚为常见。

4. 仲康都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帝（仲康）即位居斟寻。

据此，仲康也当都于斟寻，在今河南巩义、偃师一带。

5. 相都

关于相都，主要有帝丘和斟灌两说。

（1）帝丘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另外，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夏都”条引《世本》称：

相徙帝丘，于周为卫。

这条记载与《左传》所述相同，所以相居帝丘说十分坚实可靠，不容忽视。帝丘即今河南濮阳，但在《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等书中，“帝丘”被误作了“商丘”。

[1] 《尚书序》：“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水经·洛水注》：“洛水又东北流入于河……谓之洛汭。……昔太康失政，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于是地矣。”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

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同卷又引《帝王世纪》：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以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羿遂袭帝号，是为羿帝。

《帝王世纪》虽然把“帝丘”误作了“商丘”，但明确指出了相居帝丘是因为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而被迫徙都于此的。特别是它强调相都帝丘的目的是为了“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说明至晚在此时夏人同姓诸侯斟寻已经从巩义、偃师一带东迁到濮阳附近，否则夏后相“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就成了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濮阳高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和试掘，初步确认了一座面积达916万平方米的东周城址，并推断该城址应当就是东周时期的卫都帝丘。与此同时，在高城遗址还发现了龙山和二里头时期的陶片，为确认夏后相所居的帝丘提供了重要线索。^[1]

(2) 斟灌

《水经·巨洋水注》：

尧水又东北，迳东、西寿光二城间。应劭曰寿光县有灌亭。杜预曰在县东南，斟灌国也。又言斟亭在平寿县东南。……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

此处虽列出了多处与斟灌有关的地点，但最关键的是薛瓒据古本《纪年》所说的“东郡灌”，也即汉代东郡观县，在今河南清丰县南，正处于帝丘（濮阳）的范围之内。对于二斟居处的频繁变动，辛德勇先生有个很好的解释与总结，他说：

案斟灌、斟寻的居处地点，均屡有变动。夏朝当太康至少康之际，斟灌、斟寻两大同姓氏族，成为支撑王朝的骨干。斟寻本处于河、洛之间，臣瓒早已做出很好的论述。羿入居斟寻故地后，逐渐逼迫夏后，思图取而代之，所以帝相不得不东徙帝丘。《帝王世纪》云相徙至帝丘，是“依同姓诸侯斟寻”，足见斟寻已先于帝相东徙。今本《竹书纪年》卷上也说“相出居商（帝）丘”，是“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这正与东郡观县说相印证，说明斟灌确曾居处于帝丘附近。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袁广阔、南海森：《试论濮阳高城东周城址的性质》，《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

夏后相东徙后，羿袭帝号。至寒浞少羿，遣其子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斟寻)其地在今山东潍坊境内，距潍河亦即古潍水不远，与寿光、淳于二斟灌相距都比较近。浇灭斟灌、斟寻，前后相次，知二者亦应相互毗邻。所以相居帝丘后，斟灌肯定又曾与斟寻一道，继续向东迁徙，并最终被浇灭掉。^[1]

综上，相都斟灌说其实就是相都帝丘说，都是指相受后羿的逼迫从伊洛地区迁到豫北的濮阳一带。

6. 少康都

关于少康都，有夏邑和原两说。

(1) 夏邑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伯子杼帅师灭戈，伯靡杀寒浞，少康自纶归于夏邑。

于是夏众灭浞，奉少康归于夏邑，诸侯始闻之，立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如上文所述，夏邑即阳翟，既是禹的始封之地，也是启都，实属夏族的大本营。少康复国后定都于此，很近情理。

(2) 原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帝少康)十八年，迁于原。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原地在何处；二是少康为何迁都于原。但这条文献是孤证，实际上已经无法细究。后人多以春秋时期的原地(今河南济源)作为少康所迁的原，可备一说。

7. 宁(杼)都

文献记载帝宁先从少康居原，后迁于老丘。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纪年》：

帝宁居原。

同卷又引《纪年》称：

[1] 辛德勇：《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第196页。